

我今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趨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使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輝，縱棄城走。

楊用修曰：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妙在濟師外水，而陽言內水，旣以齡石之師出其不意，而又以老弱之遣示之不疑，最得虛虛實實之妙。安得不虜在目中。

蕭衍

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

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衍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遍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閤同耶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

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落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巴州太守之兵原就穎胄而發利害旣爾

相依肝膽自當相信豈容以一空函便爲所惑。穎胄當日不斬天虎直送山陽營。梁武之計未必能行。

###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旬日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之。

城門益火。賊不得入。此法亦不可不知。

### 蕭承之

義熙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姑以愚敵。非可常試。

庾域

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怕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此黃葉之止兒啼，一時權法。

王思政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思政不但見應卒之敏，更自饒綢繆之圖。  
張守珪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爲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幹纔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

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  
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

劄夷之後示以暇豫不但應卒亦見方畧  
如此邊吏方稱長城

### 段秀實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  
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  
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之數刻  
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棗積

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  
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黨斬以徇

設非告者幾墮術中第寂然不動而一旦  
收捕其黨是有權術有殺手

###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  
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  
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  
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

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不但強寇在境，無以枝蔓傷人心，卽治邊之法，亦自當爾。

曹瑋

曹瑋知涇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爲襲已，盡殺之，卒遂不復叛。

諸將相視失色，而公言笑如平時。則叛卒之命，虜始益信。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闔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

妙在此處

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門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汝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令之。倉中肅然。

如此處分，自然人心帖服，然其一言，衆無不肅，平日勿擾我菩薩，孚信已非一日矣。

### 文潞公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敝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

一時安衆，徐乃正法，潞公固自安閑，然爾

時或拆及公庭，亦如此不問否。

### 韓魏公

韓魏公琦，仁宗朝出知鄆州。鄆素多盜，法捕盜者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抵罪。盜未得，而以捕盜被刑者滋多。琦令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由是盜多獲，而捕者免刑。因著爲令。後徙定州，州久用戎將，將兵兵驕，一日放廩卒惡米，陳並執籌不請。琦聞馳至，卒十人持米前，謹訴。琦坐定，徐出懷中米一裹，示之曰：「琦亦請此，若曹何謹乎？」立斬訴者十人，一軍股栗。

觀韓公二事，寬猛兼施，非識力素定者不能。懷中裹米，示爲樣榜，可令此輩語塞，然後立斬十人，大有先後之着。

### 陸誥

陸誥知延州，時夏主涼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環慶經畧察掇，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兵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誥曰：「朝



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國威不立因留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大沮遣使謝罪

只此一留勝十萬師所以當事貴識

### 張詠

張文忠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大軍大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詠徐下馬東北向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當萬軍呼譟之時令乖崖不知出此衆譁未必遽止安知不如石敬瑭斬三十人以止之而猶啓廢帝之疑耶或以詠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要以當機之發箭鋒針芥原難預定未可便以此判二公膽識

###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

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

於擒獲處斬却。民間以爲神斷。章獻時，公與王文康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簡肅之定亂，妙在只於擒獲斬却，不然轉相攀引，人心便爾岌岌。○文康與簡肅之一斬一叱，全在平日制馭有方，臨境神情鎮定，不在斬不斬分優劣也。

### 蘇軾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文忠之應機不難，而卒能招出戮之以肅法，此乃爲難耳。○妙在投書不視。

### 向綜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

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綜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就寢自若，號令申嚴，動靜俱中窾。

### 孫沔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以狗將佐爭言：「此戲耳，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謹者。妙在借優人作先着。

### 王忠穆公

王忠穆公醜，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校爲亂者，醜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爲政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

不亂者不問亂者固不容不問不戮十餘人亂未定也脫巾之變未有不釀成於姑息者妙在諭衆皆出則倡亂者可得而指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旣而問其徒曰石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乃服

定變只是一捷法稍擬議則轉滋變矣

劉珙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恩威並著者惟在緩急二字酌量得有成算

薛長孺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得之。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定囂之法，惟在一語入人心，則羣情自戢。

○天下惟質厚人臨事自然敢決，若輕佻

者，當境無不周章。

馮瓚

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挺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人，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只是賊情了了，故可持重以應。

### 韓皓

韓皓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刷稻草，爲壅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陰論，官吏睥睨莫敢窺，皓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不相及，雖嚴督若曹，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此設，隳悞吾曹。

何以生爲，西城所椿，雖有大禁，我願往取，應急得上，寬主憂，下瘳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泣從命，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平，李彥怒，欲削竄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補納西城倉，盡爲新草，上責遂緩，皓解官歸許，邑人立亭城北，名曰思韓。

擅發廩以救荒，易擅發椿以塞決，難何者，以椿禁之甚厲，典守之互異也，卽此見實。

心亦見經濟然妙在徑入西城倉若一涉商  
確於主者便自掣肘矣

杜紘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  
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  
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  
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莫因吾膠擾  
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  
乃奸民為妖遂誅之

處事固宜鎮定然亦不可無察奸之識  
能識倡亂之故自然坐應有餘

王洙

王洙知襄州會斬卒叛州郡洶洶佐吏請罷教  
閱士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  
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處反側第一着惟在鎮定人心

劉舜卿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鎖去吏密以聞舜

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譏舜卿曰：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若虜智過舜卿，盜者亦未便獲罪。

### 趙尚寬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眾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隸他營。

焚書黜校，分隸士卒，不可無此處分。

### 王佐

王佐以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眾，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為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斷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



妖人責狀卽斬，省多少蔓延。

張瓌

張瓌知洪州，營校督役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甬諫，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詰者十人，不爲易校。

易之則無法

魏勝

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爲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

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令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斗金液，虜竟不能近。

遇敵故當以鎮定勝，然其中自有虛虛實實，實之妙。

董槐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闖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我歲請，吾屬責之償，不爲亂。

物津 卷九  
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斬彥直馬前，而必捕戮首亂者，乃可以懲鼓譟之衆，至贖彥直一着，更自得體。

### 王舉元

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堤，盜乘間竊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擒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擢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聞。舉元奏請悉宥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擒盜然後治隄，得先後着。

### 黃震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自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 當機濟變才貴轉圜

黃炳

嘉熙間，峒丁反，一日五更報且至，萬安宰黃炳遣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問曰：知縣買飯，時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極易辦事，然倉卒中，不易籌此。

張昇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三

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託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更赦矣，勿論。

既寄書而三年取閱，其言已不足信，處此惟有一焚更赦二字，尤足杜後言。

劉几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劇飲達旦，必先有成畫定算在，不然未便可以度量自矯。

### 董搏霄

董搏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勢甚猖獗。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持之不爲。荅徐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密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白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全在按軍不動處，示之以怯，非直欲使賊不爲備，正所以乘賊之弛，得擊惰法。

### 陶魯

陶魯爲新會令，當夷洞與盜賊，竊發不時，欲爲地方勦除，深計擇子弟之材武者爲敢勇，日訓練射，熟其爲人，迨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渡一人，與之謀，旣反，然後復渡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

物津  
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  
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則發兵兵皆莫知所如  
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  
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

夫子固云好謀而成又曰人三爲衆謀盡  
三數人儘可觸頂而長所以沉幾遠慮之  
人定爲虛中  
事人知陶節菴才局  
不可及不知  
之集思廣益者多

### 伍文定

宸虜退保樵舍時伍文定爲吉安守王文成公  
計逆乃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遏其徑渡時北  
風猛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衆  
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虛若一失利大衆且散  
誰執其咎衆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爲火攻具  
一夕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藁灌油遣總軍自下  
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營其故地  
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達濠營濠舟膠于沙  
舳艫連絡倉卒不得發舟蓬多竹葉火及輒然

焚溺死者不可勝算

事以密成、火攻固非可言、堂滿堂者也、

張佳胤

張佳胤令滑時、有巨盜任敬、高章、瞰滑帑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章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投刺謁公、門者難之、輒手搥門者、直入堂階、北向立、胤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倨見使臣乎、胤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胤謂是必逮

我矣、乃命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附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管草場、被火、詔繫都官獄、胤聞之、益信、遂延二賊入後堂、敬拉胤左手、章擁胤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借公帑中萬金、遂與章出七首交置胤頸、曰、事成則生、否則有如此七首、胤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吾卽愚、柰何以財故輕吾生、卽不七首、吾書生孱夫、能搏爾耶、且

爾既稱錦衣使，柰何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  
 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為然，遂袖七首。胤曰：  
 滑小邑，安得萬金。敬即出劄記，錄直指所報諸  
 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  
 之，不復辯，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  
 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胤謝曰：幸甚，但爾兩  
 人，柰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  
 賊曰：公慮良是，當為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  
 乃械公如詔逮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即先刺公。

○又○緩○他○一○着○

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  
 公歸。胤曰：吾即取諸帑中，易易耳。但逮我而晝  
 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又○緩○一○着○不若夜行  
 便。二賊相顧稱善。胤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聚，易  
 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  
 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  
 也。二賊益善。公計胤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  
 心計人也。相至，胤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  
 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吾

四○字○可○意○會

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胤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也。上若干，某也。中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胤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窶人狀。胤蓋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胤取酒食與之酬酢，而先飲食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二賊喜甚，酒畢，曩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

命懸呼吸間作如此方畧

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豪狀，則又大喜，謂公不我誑也。公謬爲予金狀，呼天平几案至，胤又呼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胡不取來？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居客位，胤與二僚主位，而長几界于其間，胤幸與敬稍隔矣。柰章固擁公背，不旋踵侍胤所，胤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語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法馬者，爾之事也。章乃稍就

之容乃爾

槍中計畫



凡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故爲發金狀胤稍脫身離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胤從前堂出敬起撲追胤不及拔刀刃於樹下章亦將刃爲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爲上狀令緹帥陸炳擒捕之盡付諸理與章等俱論死磔于市

當剗刃於頭而神閑氣定款語揖讓從者指日語之外另構空中籌畫而殲厥劇盜如玩小兒經濟權畧真獨步一時若定兩浙兵民之變何足盡公一斑也

尹耕

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耕爲藁城令謁尚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及進兵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爲墮後兵退數日水涸城乃墮後耕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始知宋太祖灌太原契丹

使臣有譏其不知俟涸之故以今驗之始知其說有據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橫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鼈之何哉不益以堅脅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爲宋事一證

留志淑

留志淑年十六游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卯角領鄉薦成進士歷官知杭州府時省城鎮

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千爪牙旁午入郡如虎狼淑一切裁正或真之法鎮守憲欲乘相見倨挫淑簡執不爲屈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淑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千餘家淑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

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即自堂上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真不能荅，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真入京，伏誅。其有膽畧知慮，動合機宜，類如此。時濠變方起，人情詢詢，以爲必取水道及南京武

廟親率師討之。憲臣以徽爲襟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便宜表淑知徽州，報至，即出篆簿帑藏餘八千金，人始知真清白吏也。至徽，止預撥接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去杭踰年，人思淑，白當道復之。臺察以聞，竟從。杭請

發奸難，發奸于摧山倒海之勢，則尤難。執手與語之際，稍一失機，會城不知成何世界。此君識力俱到，絕勝十萬甲兵。

周渙

周渙知鳳翔，賀宗哲引兵攻城。煥與指揮金興旺嬰城固守，敵以荆爲龜，每筐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北，攻鳳凰嘴。城上投藁焚之，敵輒以鐵鉤攫藁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與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於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頃，卷營而去，衆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逃，必伏兵誘我也。遂斂衆，遣騎往覘之，至五里

才發。

非一戰以擣其不意，終不能守。

### 周之屏

周之屏授溧水令，歷轉吉安知府。吉安故有流賊之警，假浙兵爲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露刃入府，謹聲如雷，欲掠帑貲，劫官府爲質，聞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爲亂也。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汝父母妻子矣。語未絕。

皆釋戈額首而拜士大夫莫不謂臨事忠決有  
安一郡之功在南粵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  
穰穰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  
陵厲聲曰只管丈悟其意揖而出衆尚躡嚙江  
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  
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  
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大能解事人故遇事輒了

牧津卷之九

終

牧津卷之十目

惠愛上

子產

朱邑

第五倫

侯霸

韓韶

廉范

二見

任昉

祖逖

劉琨

王濬

范晔

蕭勵

伏嘔

蕭秀

皆釋戈額首而拜士大夫莫不謂臨事忠決有  
安一郡之功在南粵時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  
穰穰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  
陵厲聲曰只管丈悟其意揖而出衆尚躡嚙江  
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  
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  
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大能解事人故遇事輒了

牧津卷之九

終

牧津卷之十目

惠愛上

子產

朱邑

第五倫

侯霸

韓韶

廉范

二見

任昉

祖逖

劉琨

王濬

范晔

蕭勵

伏嘔

蕭秀

公孫景茂

韓 軌

柳崇雅

裴 佗

柳宗元

李惠登

賈敦頤

崔 戎

狄仁傑

何易于

李君奭

錢 儼

張 詠

三見

津卷之十

惠愛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子產

子產爲鄭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藉、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以公孫僑之愛人人愛也、猶至五年而政

成善治可以速效求哉

朱邑

朱邑字仲卿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後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火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廓外民果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焉

大凡良吏所至輒能感人而起家之地更自有全副精神在故仲卿之言爾爾然一嗇夫便能入人若此惠政所及何必尊官哉○人知桐鄉之思朱邑而不知朱邑之不忘桐鄉彌切



第五倫

第五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卽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

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畱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呪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伯魚特介然有行義之士，然自小吏而至郡守，無不令人感悅，攀慕不能已，荀卿有言，律已則以繩，接人則以柶，倫之所以得人心者，實在于此。

### 侯霸

侯霸爲淮平尹，政理有能名，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碁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

物津 卷十 四  
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

去畱如此令人着念方見以邑爲家○民  
恐霸去至戒乳婦勿得舉子此之謂真父  
母

韓韶

韓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餘縣多被寇  
盜廢耕桑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憐其  
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  
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

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韓韶固是一片活人心然流民入境自不  
得無此安頓法不然爲地方意外之擾者  
更不淺

廉范

廉范遷爲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  
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殷盛  
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  
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一事便民，遂有無窮利澤，通變之義，爲治者不可不審。

### 任昉

任昉，字叔桓，南齊吳郡錢唐人也。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

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後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卒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宮，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祀之。武帝聞問，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

孕供資費、訟就路決、一段真懇坦率之致、尚可想見其人、彥升真古之遺愛乎、循良第一流、舍公其誰與歸、○彥升清亦絕世、然其惠一郡也、更甚於潔一身、余故畧其廉而錄其惠、

祖逖

祖逖爲豫章刺史、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克已務施、不畜資產、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

父母、老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茲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誅思、歌且舞、

躬自儉約、督課農桑、刺史非有它奇政也、乃百姓感悅、耆老流涕、真實愛民、其入人深也若此、

劉琨

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時郡守